



# 寂寂山村



# 翁家老宅

## 古迹

方其军 文/摄

1875年，有哪些至今可追忆的事情？我上网搜索，赫然列着这么几行记载：英超布莱克本足球俱乐部成立、光绪帝即位、左宗棠奉命收复新疆、日本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朝中央政府朝贡……在这个距离清朝瓦解仅有36年的年份，或许王朝衰败的迹象有所显露，但此外并无不同寻常。然而，位于浙东山乡名为上方的村落里，树枝上的喜鹊叫得分外欢畅。不知具体是哪一天，平静的村庄突然人声鼎沸起来，衙门送来了一个喜讯。朋友周末说，那个喜讯的物化载体，如今已然斑驳，且有几字无法辨认，但基本信息还能够传达：“捷报本学官报/钦命兵部侍郎督浙浙江全省学政随荣加二级随荣加八级/录十九次口考取/贵口相公翁名堃高中乙亥科试院取入口第十名。”堃，即“坤”。捷报张贴于余姚上方的翁家老宅，老宅的主人是晚清的贡生翁坤。

我坐着公交车，从喧闹的余姚城区渐渐“潜入”乡镇“隐入”竹林，听到报站称“翁家老宅”到

了。一下车，潇潇秋雨，清新扑面，润得鼻腔、胸肺舒适无比。在公交站点，望溪流的对岸，可以看到一处粉壁黛瓦、马头飞檐的院宅，与周遭七新八旧的“洋房”截然不同。这，就是翁家老宅了。

缓步上桥，每迈进一步，犹如经历十年时光，慢慢接近晚清的雷鸣电闪、凄风苦雨。在老宅的门口，却是一派祥和。我隐约瞥见了院内那位风度翩翩、志得意满的长衫少年郎，一柄翰墨折扇轻拂青丝几许落英几许。门敞开着，似乎就等着有缘人造访……

翁家老宅作为余姚市级文保点的牌匾上如是表述：“翁家老宅系晚清贡生翁坤的居宅。”上方以袁马还要往“山里”一些，现在是袁马的一个自然村。与那份“捷报”并列的，另有三张报帖，字迹难辨，但其中一张名姓清晰：“翁思襄”。山清水秀，孕育俊彦。我一时未掌握翁坤的资料，但上方曾出过科举人物是铁定事实。方圆数里远近山村，都知上方曾住着一位“老秀才”。年岁稍长者，还记得与“老秀才”相邻而居的往事。秀才中的优异者或举人副榜，都可能是贡生。所谓贡生，是王朝栋梁的储备力量，是被送入国子监集中培养，并发放生活“津贴”的成绩优异者。

在清代，贡生分为恩贡、拔贡、副贡、岁贡、优贡和例贡。这里面许多人是受了家族福祉，而最硬核的要算“优贡”了，纯粹以自身素质的脱颖而出取胜。以“捷报”为证，翁坤这位贡生，应该是优贡。全省第十名，不说是人中龙凤，至少是百里挑一吧。

如今游玩路过这里的人们，或许想不到，寂寂山村竟与国子监有着某种联系。

国子监是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，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。明代，在北京、南京各有国子监。清代，就只有北京的国子监了，兼具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最高学府的功能。贡生可不经乡试而直接参加会试，理论上可直接当官为吏，否则，声名应该会“显赫”吧。就实际生活而言，翁坤终究是一个幸运的人，比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，肯定幸运百倍。据翁坤兄长的后人翁航均介绍，老宅是翁坤成为贡生前就已建的祖宅。当然，不排除后人改建。从材质不一猜测，应不只是某一代人的作为。假如翁坤有参与，我想，改建经费是历年积累的贡生“津贴”吧。营建之精巧、格局之大

气，反映着灼灼见识。没有见识，哪怕再多金钱都建不了艺术品般的居舍。

文保部门是这样描述翁家老宅的：“老宅依山傍溪，坐西朝东，由门厅、花厅和主楼组成院落，雕刻美轮美奂。”纵然已经有所破败，但风姿气象依旧。我迈进门厅，回应的却是空荡和寂寥。倒是有一只白猫，因我这个不速之客而受了惊，倏忽蹿至北首的坡地，然后停住，回望我。花厅的门框，由完整石条磨而成。门框的顶部，有一个吊钩，大概早先是用挂灯笼的。门楣上的石器，还有弧形花雕修饰。院落天井，由大小类同的石板齐整铺就，缝隙里钻出的一溜嫩绿。我不知道，当年翁坤的书房是哪一间。如今各间房屋分别标了门牌号，可能分属于不同的住户。那一刻，各间屋里都没人，我自然不好私闯民宅。

流连许久，返至门厅外。溪流之上，一只白鹭飞翔。白鹭与牛在田间的相伴，让我感受到农耕文明的温馨。而沿溪飞翔的白鹭，使我联想起书生的赶考。忽然忆起陆龟蒙的一首《白鹭》诗：“雪然飞下立苍苔，应伴江鸥起我来。见欲扁舟摇荡去，倩君先作水云媒。”

嗯，飞倦了，总会归来。

## 乡愁

# 乡关何处是

丁彬

先人的墓都在余姚，准确地说，都在余姚的福安墓园。那是姚北的一处好山水，先曾祖父母的墓、先祖父母的墓（祖母尚在世）、先外祖父母的墓，都在里边。先人们就这样永恒地融入了余姚的大地。

先人们当然是余姚人，他们出生时，庵东一带还属余姚县的辖区。到我，则变成了慈溪人，户口本上户籍一栏明明白白标注的是“慈溪县”（慈溪撤县设市是我出生两年后的事）。由此，自报家门时竟会纠结，我是慈溪人还是余姚人，似乎各有道理。

家乡的习俗，扫墓要在每年的正月初一和清明节。正月往往是最冷的时候，到清明节就暖和多了。先人的墓集中在一地也有好处，免去了后人扫墓时东奔西走的许多麻烦。每次到墓园，我多是按照位置远近，到先人墓前逐一祭扫。先曾祖父母的墓时间最久远，我常常站在墓前，盯着墓碑，默默出神，其实我小时候就见过这方墓碑。老家方言管曾祖父母叫“阿太”，曾祖父称作“男阿太”，曾祖母就称作“女阿太”。我家男阿太墓早拱，在我出生前就已过世，当年他的坟墓就安在祖屋后方，经过扩建，比乡间普通的坟墓要来得大而气派。我幼年在老宅玩耍时，无处可去，便常和光屁股伙计们绕着坟头追逐打闹、爬上跳下。偶尔停下来，我也会盯着墓碑发呆，看上面镌刻的碑文。当时我还认不全这些字，只是莫名地觉出美感，或许这可以算作我最早的书法美学启蒙吧。很多年后，女阿太也逝世了，两位先人要合葬一处，而当时家中已选定了余姚墓园的新址，于是将男阿太的棺槨从旧坟中迁出。从前那方墓碑，继续沿用，因为墓碑上早早写全了“丁公思正、德配卢氏之墓”的字样。

男阿太名讳思正，我一直觉得这两个字很美，字简而意丰，又不失文雅，不逊古代名士的谥号。而当我能懂“德配”一词的含义时，第一反应竟是惘然若失，既为女阿太感到遗憾，也为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感到遗憾。因为我们可能只知道女阿太姓卢而永远无法知道她的全名了——女阿太嫁到了丁家，开枝散叶，绵延子孙，劬劳一世，临了却连一个名字也没留下。

走在墓园里，看着一层层台阶上累累的墓碑，我发现“某公某某、德配某氏”的字样绝非个例，想来这是一种老底子的写法，却也多少可以看出旧时妇女地位之低下。

相比我从未见过的男阿太，女阿太长寿得多，她老人家陪伴了我将近20年的时光，寿至九旬而终。我是长房长孙，承欢膝下的机会自然最多。印象中老太太身量娇小，总穿一身灰色的棉布衣服，朴素而洁净，说话做事永远是不疾不徐、和和气气的。“其肚饥浪哉。”女阿太经常指着我说，对爷爷奶奶说这句话，意思是“我”肚子饿了。许多年后我才回味出女阿太这句半文不白的话，可能是她那个年代最老派的方言用语吧。女阿太常去女儿女婿家，有时候我也跟着，我们一起看电视。老太太要看戏曲节

目，我要看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和《包青天》，当然多数时候是她迁就我。偶尔我也陪着她看戏，老太太看得真入迷啊，边看边喃喃自语，其实我一直怀疑以女阿太当时的眼力耳力，她能看懂多少，不过老人家开心就好。

女阿太娘家在西三，她嫁来我们西二，距离不算远，但也很少再回娘家走动。我记忆中唯一见到卢家亲戚来，已是女阿太停灵的时候。娘家派人吊丧，三言两语，似乎就把卢家与女阿太的亲缘给交割清楚了。当然，我们没问卢家人女阿太到底叫什么名字，卢家人恐怕也未必记得，那时谁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。

但还有更大的问题，我们家没有家谱传世，所以往上推只能推到曾祖的名字，连高祖的名字都无稽可考，更无从知道先祖是从何处迁徙而来。只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们的祖居地必然不在此处，因为百来年前这一带还是海涂。我只能大致推断我们祖上是迁来此地的绍兴移民之一。我也曾特地到天一阁查家谱，只查到一本《上林丁氏宗谱》，仔细一翻，谱中所载，离我们这支丁氏还相去甚远。

定居宁波多年，如今我的落脚点在高桥镇。起初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中国民间最凄美的爱情故事会花落高桥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完全不同朝代的两位古人，偶然被后世的闲人“拉郎配”，从此成型。梁山伯是鄞县人氏，祝英台却是会稽山阴人，看似相距甚远，实则从高桥出发到绍兴为便利，姚江过大坝便接通浙东运河，古时走水路，沿河而上，可直上虞曹娥江。一过曹娥江，就离绍兴城不远了。

乡关何处是？我究竟是慈溪人还是余姚人，是宁波人还是绍兴人，其实已不重要。先人的墓都还在，不用导航，我都能记得归途。

## 慢时光

袁可勇



白云桥 (柯以 摄)

# 物我两忘在中村

余姚鹿亭的中村是个著名的古村。古时，因为这个村庄离鄞县、奉化、余姚、上虞四县的距离相当，故名“中村”。一条晓鹿溪穿村而过，村中的古桥、古庙、古戏台、传统民居都很有特色。

晓鹿溪的得名和鹿亭乡一样，与梁代隐士孔祐颇有渊源。相传孔祐在此地救了一头中箭的鹿，并建亭护养之，名曰“鹿亭”，乡名由此而来。晓鹿溪是鹿亭的母亲河，全长20公里，起于东岗山，横穿鹿亭乡，流经中姚、晓云、上庄、中村等村庄，在中村穿过白云桥，流入皎口水库。晓鹿溪溪水清澈见底，溪中的大小石块，错落有致。溪水流淌其间，蜿蜒曲折，时而落瀑，时而积塘，鱼儿也跟着水流，忽隐忽现。两岸树影婆娑，安静祥和。偶尔有几位村民走过，不紧不慢。村中放养的鸡、狗和老牛悠闲自

得，一派和谐景象。白云桥，建于唐贞观年间（627年—649年），现存之桥重建于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年）。系单孔陡拱石桥，全长25.3米，桥面宽3.8米，桥拱最高处达6.6米。初次望见白云桥，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圆，桥拱至水面就是一个半圆形，让我们这些看惯了现代桥梁的人，有了另一种感触。

走近了，陡然感觉白云桥雄伟高大，有冲破云端之势。桥面窄窄的，且越往上越窄，像走天梯似的。桥面原有96级石阶，南面48级，北面的18级石阶在修路时填没了，现存30级，所以感觉南面更为陡峭。桥面共有16根望柱，最高处的四根望柱上刻有两个雌雄狮子。尽管年代久远，历经风雨，有些破损，但依然

栩栩如生。站在桥顶上，举目远望，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隐藏在四明山东麓、古朴恬静的中村，村里的古道、古庙、民居和远处层层叠叠的苍翠青山，尽收眼底。耳闻桥下溪坑潺潺的流水声，在春风的吹拂下顿觉心旷神怡。远绝喧嚣，润肺洗心，物我两忘……这就是浙东古村落的魅力所在吧。

## 掌故

崔海波

曾在电视上看到一档民俗节目，其中有一段讲到蚕花会，内容包括迎蚕神、踩高跷、舞龙舞狮等，画面喜庆热闹。我蓦然想起家乡樟村曾经是蚕桑之乡，怎么没有类似的习俗呢？于是打电话问父亲，他说，有迎蚕花的仪式，但很简单。每当清明时节，奶奶会在窗前放一盘糕点水果，点上线香和蜡烛，对空祭拜。希望蚕花姑娘保佑每一条蚕都结茧赚钱。

蚕花姑娘是蚕农心目中的神仙。父亲说，有些地方专门建有蚕花庙，里面供奉着神像。建庙供奉需要足够的财力，樟村地处山区，经济贫薄，我那裹着小脚的奶奶一辈子都没见过蚕花姑娘神像，但她迎蚕花的心是虔诚的，她心中住着一位美丽的蚕花姑娘。听父亲说，奶奶迎蚕花时，口中总是哼唱着歌谣。这首歌谣不知道是她原创的还是代代相传的。迎蚕花时，如果窗外飞进来一只蝴蝶或者蜜蜂，她即视其为蚕花姑娘的化身。

迎蚕花是养蚕的序曲，清明时节，天气还冷，蚕子买来以后，奶奶视若珍宝，将其放在胸前捂着，用体温加热以助孵化。蚕子我见过，黑色的，比芝麻还小。

我问父亲会不会唱奶奶的蚕花谣？他凭记忆哼了一段：清明时节迎蚕花，只等桑叶早抽芽。宝贝贴在胸口上，白芝麻变黑芝麻。

# 蚕花谣

只等桑叶早抽芽  
清明时节迎蚕花



“小小蚕宝宝胃口大，只吃青叶不吃粮。” (李萍 摄)

父亲说，除了迎蚕花时唱的这首歌谣以外，在之后20多天的养殖过程中，随着蚕宝宝慢慢长大，奶奶哼唱的歌谣调子不变，歌词却经常不同——

“小小蚕宝宝胃口大，只吃青叶不吃粮。连吃五天才睡觉，醒来忙着换衣裳。”

“一位姑娘白又胖，吃菜睡觉换衣裳。衣裳换四套，吃饱去造房，房子不开窗，躲着穿红装。”

“房里走出老妈妈，白发白衣白裤衩。扭扭身子四边爬，撒下一片白芝麻。”

“蚕花姑娘飘呀飘，飘向远方上天堂。待到来年桃花开，乘着春风来报到。”

歌词其实很直白，但是没有养

过蚕的人不一定理解。父亲一边唱一边解释：“换衣裳”就是蜕皮，“造房”就是结茧，“红装”是指蚕蛹的颜色……

樟村耕地很少，村民们只是在贝母地里套种桑树，所以，家家户户养的蚕并不多。蚕跟其他的家养动物比起来，待遇是最高的。听母亲说，外婆把蚕养在楼上的睡房里，因为蚕一刻不停地吃，外婆半夜里要起来好几次添桑叶。

旧时樟村的蚕桑业是一条龙生产，蚕结茧以后，女人们还要缫丝、织绸，这些精细活我没见过，只知道技术要求很高。我家祖上虽然贫穷，但记忆中，奶奶夏日常穿的是丝绸衫，并且有好几件，都是她自己织

的。宁波有一句老话：买地要买东乡畈，老婆要抬樟村山。樟村女人勤劳能干，心灵手巧，一匹丝绸能换一船稻米。记得我家柴屋楼上曾经堆放着很多做丝绸的用具，缸灶、梭子、缫车、轴头等，后来柴屋翻新楼，这些老古董不知扔到哪里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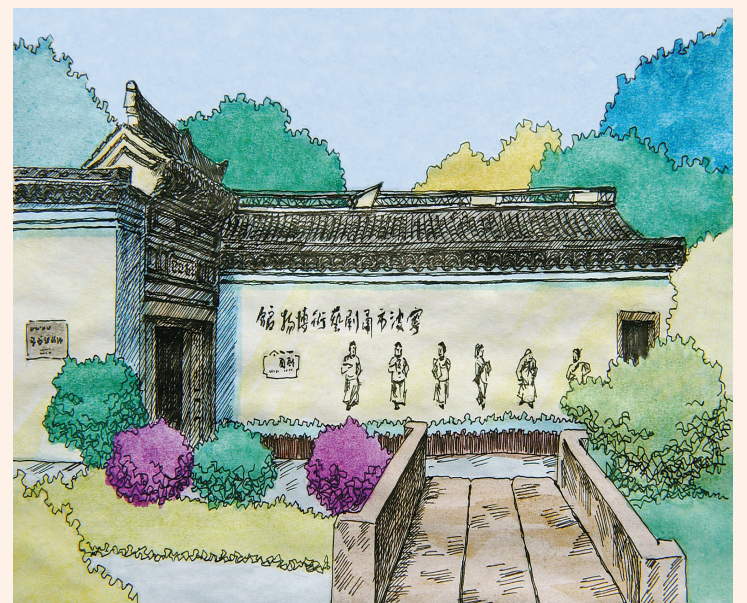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，养蚕业是生产队的一大支柱产业，村庄东边有家颇具规模的丝厂，丝厂里的工人虽然三班倒很辛苦，但是他们持有城镇户口，吃的是供应粮，这让种桑养蚕的农民羡慕不已。我没有养过蚕，只是在放学后摘过桑叶，剥过桑皮。桑叶不是到地里去摘的，因为地里种着贝母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坏，所以先由村里的壮劳力将整根桑枝剪来，一担担挑到各家门口，让老人和小孩摘叶子。

摘桑叶总有桑葚可吃，所以是件快乐的事。虽然大多数桑葚刚结果时就被农民摘掉了，为的是提高桑叶产量，但总有几个遗漏的，那是我们难得的零食。桑叶摘下送到蚕室去，桑枝剥皮晒干，扎成一捆一捆的，卖给造纸厂。

后来土地分到家了，村民们爱种什么就种什么。当时正值贝母价格连年攀升，于是，村民们陆续砍掉了桑树，少一株桑树可以多种几株贝母呢。可惜，后来贝母价格起起落落，为此，母亲有时候还会念叨种桑养蚕的时光：“苦虽苦，也就20多天时间，等到蚕卖掉，现钞就到手了。”

如今，村子已经很少有人知晓迎蚕花这一习俗了。

## 甬城·博物馆



# 宁波市甬剧艺术博物馆

甬剧艺术博物馆坐落于鄞州区福明街道“宁静居”宅院，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。内有三个陈列室，展出甬剧早期的剧本、曲谱、甬剧戏服、音像制品、常用乐器等，反映了国家级非遗项目甬剧的发展史，是甬剧展示、传承、培训、研究的基地。“宁静居”始建于清道光年间，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是区级文保单位。

(丁安 绘)